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### 第四十九回 坐汽車奸謀枉費 寄包裹毒計頻施

國魂那夜雖因一時之憤，將儀芙抱怨了幾句，事後又十分懊悔。他曉得自己妹子賦性豪宕，不同尋常婦女，雖和男人同去遊玩，決不致有甚曖昧，自己這回錯怪了儀芙，非但友誼有虧，而且於妹子場面上也很攔不下去，因此將這件事秘不令漢英知曉。第二天儀芙遷出他家，他本想設法挽回，無奈昨夜說的話太激烈了，出爾反爾，恐被美良等見笑，只可由他自便。儀芙走的時候，本在早晨，漢英並未知道。到午後出來，找尋儀芙見他不在，問壽伯等又都含糊對答，漢英十分懷疑，細問國魂，方知儀芙已搬了出去。漢英更為疑惑，心想他既然要走，為何昨兒不向我提及，今天不別而行，是何道理？莫非他原籍出了什麼急事，有電報催他回家的麼？盤問國魂，國魂推說不知。漢英倒也罷了，不意當夜儀芙由郵局寄一封信給漢英，只有寥寥數行，大旨謂昨與令兄衝突，今晨匆匆移寓，未及面辭，專此道歉云云。漢英見了，不覺又惹疑團，拿著信質問國魂說：「你昨夜究竟與尤君怎樣衝突？現在尤君已有信來給我，何必再為推飾。」國魂聽儀芙寫了信來，只當他信中已原原本本詳細敘明，自己料不能隱瞞，只得也從實說了，卻把美良等暗地進讒一節瞞過，只說自己因一時誤會，錯怪儀芙，不意他老羞成怒，就此遷出，教我也無能為力。漢英聞說，勃然變色說：「哥哥不該將妹子看得這般下賤。尤君同我出去遊玩，本是好意，你豈能錯怪著他。我不幸身為女子，連你也要欺侮我了，我如何還能做人。」說罷哭了。國魂打恭作揖，賠禮不迭。漢英益發撒嬌撒癡，進去哭訴老母。老母也十分震怒，喚國魂進去，大大申斥了一頓，令他寫信仍邀儀芙來家居住，以息妹子之憤，也免旁人說你對朋友沒有義氣。國魂諱諱連聲。漢英自己也寫了封回信，敘明哥哥出於誤會，並無成心，勸他仍來同居，以釋意見等情，封好交與國魂，令他附封寄給儀芙。國魂面子上雖然答應了，心中暗想：儀芙既走，若再寫信教他回來，自己未免坍台不下。故而始終並未寫信，連漢英那封信也藏在寫字檯抽屜中，沒給發出。

儀芙一怒離了談家，自己獨賃一所洋房，預備壽伯等搬出來仍舊同住，一面寫了兩封信，一封告訴壽伯，現已覓得大住宅，令他們快來。一封信給漢英道歉，不意信去多時，壽伯等既不前來，漢英處也無隻字。儀芙細細一打聽，知道壽伯等仍住在國魂家內，並無遷居之意，月與漢英時常同出遊玩，方知自己上了他們的老當。但既已出來，勢不能再到談家，與漢英敘舊，也不找壽伯講理，心中氣憤，遂和一班狎友天天徵逐花叢，狂嫖濫賭。不多幾時，已弄得床頭金盡，欠了房租，不能再住，只得又慶喬遷之喜，和包、宋、鍾等同居。沒開鎖便把衣服典質，境況愈窮困，愈把壽伯等銜恨切骨。那邊漢英見信去後，儀芙不來，只當他蓄怒已深，不甘屈就，也就將這樁事丟在腦後。

有一天偶然開他哥哥的寫字桌抽屜，見自己給儀芙的那封信，原封未動的放在裡頭，頓悟儀芙消息不通的緣故，料他哥哥也未寫信，一問果然，不覺十分大怒，又和國魂鬧了一場，逼他當場寫了封賠罪的信，由自己親手發出。這時候儀芙已窮極無聊，接著此信，不禁一喜一憂。喜的是漢英還未忘他，憂的是自己幾套新衣服已都上了質庫，現在衣服破舊，如何再好去見漢英，因此憂悶萬狀。這就在遇見衛運同前一天的事。後來將包、宋、鍾送進圈套，運同教他誘捕壽伯等人，他說須待領到賞錢，再作準備，並非醉心金錢，實因不得賞銀，便不能贖當，敝衣袍，怎當得美日盼兮，故而直挨到此時，運同送了五十塊錢來，他急急贖出新衣穿了，又買了許多送給漢英的禮物，才很歡喜向談家而來。壽伯、美良原不知國魂寫信的那回事，見儀芙又來，心中都很駭異。儀芙見了他們，本想大大罵他們一頓，再一想自己和運同等準備圈套，請他們入網，現在何犯著與這班將死之人鬧什麼意見。一念及此，滿腔火氣頓時無形消滅，笑著和他們拉手，各道契闊。又教人將他帶來的東西，拿進去送給漢英。

漢英聽儀芙來了，也親自出來和他相見。國魂留儀芙仍住他家，儀芙竭力辭謝。國魂又留他吃了晚飯，才放他歸去。自此儀芙天天到談家與眾人同飯，一連數日，宿嫌盡釋。儀芙又請眾人和國魂兄妹同去看了幾回夜戲，又邀他們坐了幾趟汽車，見眾人都懷疑，心中暗暗得意。便寫一封信教運同到他寓處相敘。運同見信就來，問他話兒怎樣？那邊吳主任已催我多次，若再不給他確實回音，可真要軋死我中間人了。儀芙笑道：「若無消息，我也不請你來了。現在事已成熟，日前我同他們坐了幾趟汽車，他們並沒疑心，而且都很高興，這樣便可襲用從前舊法，請你仍向吳主任借那部汽車一用，佈置一如舊例，時候改在白天，因恐晚間他們就不肯坐汽車兜圈子。不過還有一層，最要緊的事，你須通知偵探一方面人留意，內中還有一個女子，她可不是黨人，你們萬不能難為她，必須派人好好護送她回家。至於對我，不妨仍用明捉暗放的法兒便了。」運同一一答應。儀芙送他走後，即至談家對眾人說：「前幾天坐汽車都是車行中租的，坐一點鐘便要算一點鐘的錢，所以至多坐一兩個鐘頭，坐得很不快樂。明兒我向朋友借了一部汽車，不花錢坐他半天，你們各位贊成不贊成？」

眾人都拍手稱好。儀芙又問漢英，漢英也很願意。儀芙拖漢英在內，也有一層意思。因漢項英不肯去，臨時眾人中，一定有一兩個托故不去的。若有漢英在內，他們就有別事，也肯丟了正經，隨漢英同往，百發百中，屢試屢驗。這回儀芙聽漢英答應了，心中好生歡喜。次日飯後，運同果坐著汽車到儀芙寓處。儀芙出來，見開車的仍是前夜那人，儀芙微笑向他點了點頭說：「少停你開車，不可一開就奔內地，必須先兜幾個圈子，再慢慢的向西門走。因白天不比晚上，給他們起了疑，半路上一叫停，可就全功盡棄了。」開車的點頭答應，運同將汽車交與儀芙之後，也即辭歸，自去佈置一初。儀芙坐汽車徑到談家，壽伯等四人與國魂兄妹等候已久，見儀芙來了，更無他話，一窩風的擁出來，先看汽車。美良見是部轎車，很有些不滿意，搖頭道：「坐汽車無非要在人前出出風頭，坐這部轎車，風頭出給誰看呢？」儀芙笑道：「你要出風頭，何不坐到車頂上去。」

眾人大笑。儀芙請漢英坐在車廂正中，自己在她左旁坐下。美良看見，怎肯放鬆，急忙一腳跨上車，挨在漢英右旁坐了。壽伯、復漢、楚雄三人，也都鑽進車廂，坐在漢英對面。國魂見車廂中坐了六人，已沒空座，便和開車的並肩而坐。那汽車夫遵儀芙的意旨，先在大馬路、四馬路一帶兜了幾個圈子。儀芙又教他走靜安寺、抄徐家匯，過法大馬路，直達外灘，兜一個更大的圈子。車夫會意，加足速率，向泥城橋開去。走不到一半路，國魂因坐在外面，車行過快，迎面風吹得身上很冷，便教車夫不必再向落荒處走開，回頭仍到大馬路四馬路去兜圈子。車夫不敢違背，只得開回來，又在大馬路四馬路兜了兩個圈子，看鐘上已交三點一刻。他出發時，吳星乾本約三點鐘到西門接頭，因恐去得太遲，誤了鐘點，受星乾責罰，故也不及聽坐車人吩咐，開車過四馬路到跑馬廳沿浜，在先他汽車到此，回回彎北向大馬路去。這回他發車向南，車廂中六人說笑正歡，並未留意。國魂坐在外面，看得十分真切，問汽車夫何往？汽車夫不答，開車直奔法界。國魂大怒，喝令掉頭。汽車夫只當沒有聽見，反把機器撥快了些，瞬息已過西新橋。國魂知道過去不多路便是中國地界，不覺吃了一驚，暗想這汽車夫形跡很是可疑，莫被他載入華界，落入圈套，遂也顧不得危險，伸手便搶汽車的啟閉機關。汽車夫死命把住，不肯鬆手。

這時候車已開到法大馬路口，剛巧西面來了一部電車。車夫和國魂只顧爭執，站崗巡捕舉手示號，也沒有瞧見，一路直放過去，恰和電車攔腰相撞，轟通豁朗一陣響，電車玻璃窗震碎了幾塊，汽車頭也縮短半尺有餘，機器損壞，不能再走。汽車夫被震，跌出車外，頭破血淋，臥地不起，國魂坐墊比車夫略低，雖未跌出，頭面等處，已被碎玻璃擊破數處，血流滿襟，車廂中六人受此一震，也都跌作一團。美良趁勢抱住漢英，漢英嚇得目定口呆，做聲不得。儀芙、壽伯都下車觀看。壽伯問國魂可曾受傷？儀芙卻先要緊看汽車夫的傷勢，見他跌悶在地，不醒人事，心中好生著急。因這車夫和汽車，是向吳主任借來，並由運同親手交給他的，現在出了這個亂子，雖誤在汽車夫自不小心，但事既損壞，不能再將他們誘入華界，今天的計劃完全失敗，非但捉不到亂黨，還不免損車傷人，少停見了運同，作何交代？更有何面目去向吳主任覆命？一念及此，懊悔無及。又見壽伯、楚雄二人，已將國魂扶下車來，漢英等都向慰問，自己不能不裝作假惺惺模樣，上前問他傷勢如何？

幸得國魂受的都是皮傷，尚無大礙。漢英盤問他怎樣遇險？國魂絕口不提汽車夫強欲開車往南的話，只說不知他怎樣開車不

慎，演出此禍。儀芙以為國魂還未識破他的奸計，心中暗喜。這時候汽車旁熱鬧的人圍得水洩不通，站崗巡捕也上前干預，要將國魂、汽車夫二人一併送院醫治。國魂因受的微傷，不願進醫院療治，自己和漢英等僱幾乘黃包車坐了，先行回家。儀芙因車夫昏迷不醒，自己是來頭人，須得隨著巡捕至捕房中回話，並幫同將受傷人車往醫院，故而不能和他們同走。國魂回到家中，幸虧他妹子漢英，光復時曾在紅十字會盡過義務，善於療傷手術，即替他哥哥洗滌傷口，敷藥定當。國魂方將剛才汽車夫一番情形告訴大眾，眾人聽了都吃一驚說：「不道還有這等事，但不知這汽車夫強欲往南，究為何故？」

國魂搖頭道：「誰曉得呢？你們想想內中可有什麼原故？」眾人還未開口，漢英緊皺雙眉道：「莫非那車夫是政府的間諜嗎？」國魂不言，眾人也不做聲。漢英又道：「難道尤君也是政府的間諜麼？」眾人仍各默然。漢英勃然大怒，連罵尤君可惡，我們還當他是同志，不料他是一個詭譎小人，陰謀詭計，意圖陷害我們，豈不可恨。國魂慌忙對她搖手道：「你不可這樣暴躁。尤君究竟是否有心，那汽車夫也究竟有無惡意，我們還未能證實，豈可就此錯怪著他。不過現在既然出了這種事，我們就該加倍留意，無論他是不是政府間諜，我們自己須要著意提防，對於尤君，暫時不能露出疑忌他的形跡，暗中考察他舉動是否有異，如果屬實，再同他絕交不遲。萬一你所料不實，此時和他鬧了，將來便沒轉圜餘地，豈不大誤。我從前曾因魯莽，受過你的埋怨，這回不敢不慎重些了。」

漢英聞言，想起前事，臉一紅跑進裡面去了。國魂再和眾人開講道：「儀芙這人，近日的舉動，著實有些兒可疑。日前我寫信與他，他置之不答。那天忽然不召自來，從此便沒一天不到。至今演出這場把戲，莫非他當真受了偵探的運動，有心給圈套我們鑽？常言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況且儀芙為人，平日就不十分正派。現在他既蓄意圖我，我們務必設法抵制他才好。」美良厲聲道：「何必抵制，這班衣冠禽獸，依我主意，爽爽快快早些兒和他絕交就是。」壽伯搖頭道：「此法不妥，就使要決裂，也不能出之太驟，恐他結怨愈深，更下毒手。依我愚見，還是當他鬼神般敬而遠之，方為上策。」

眾人深以為然。美良卻執定立刻絕交，相持不下。國魂也不得一定主意。聚訟多時，忽聞推門聲響，卻是儀芙來了。眾人都各住口，儀芙一見國魂，又問他傷勢如何？國魂答道無妨。儀芙笑著坐下道：「說也可笑，今天這個亂子，可真出得冤枉。因那肇事的汽車夫，還是替工，並非本身，那本身恰巧今天告假回鄉去了，僱這人去代，不意他毛手毛腳，惹出這場大禍。不但汽車受損，他自己據醫生說傷在內部，七天內若無變動還好，不然只恐有性命之憂。若使那本身開車，決不致有此禍事了。」說罷眾人都都不接口。儀芙覺得很沒意思，又問壽伯道：「你們適才可曾受驚？」我被他兩部車一撞，驚嚇可吃得不少呢。」壽伯冷冷的答道：「你吃驚，自然我們也吃驚了。」儀芙聽說，對他臉上看了一眼，又見眾人都熱氣換冷氣似的，呆坐四隅。有幾個舉目望天，有幾個低頭看地，連正眼都不瞧他一眼，儀芙知心有異，見漢英不在旁邊，便問國魂：「令妹哪裡去了？」

國魂回說幾分鐘前她還在這裡，此時不知往哪裡去了。儀芙無言，告辭出來，滿心疑惑。暗想國魂等決不致疑心我暗算他們。大約因我邀他們出去，受了驚嚇，因此懷恨。不過我既存心將他們送入偵探手中，他們便是我生財之道，我也顧不得懷恨不懷恨，必須設法達到目的才罷。儀芙一路走著，又想起今天功敗垂成，汽車現留在捕房中，必須罰款，並賠償電車公司的損失，方能領得回來。那車夫受傷很重，恐有性命之憂。運同處還不曾前去送信，料他們此時猶張著羅網等候拿人。意欲自己去報一個信呢，又恐被吳主任見怪，有失顏面，只可回轉家中，等運同自來尋他，再作區處。不意運同已早候在他家門首，見了他，迎上前抱怨他失約，說：「我為你很受吳主任的申斥。你究竟乾的甚事？汽車現在那裡？」

儀芙道：「一言難荊」一面引運同上樓，開了房門，請他裡面坐定，細把剛才一片情形告訴他知道，並說這是那汽車夫的疏忽，非我之過。我想這裡轉一轉，就到你那裡報信，不意你倒先尋我來了。運同聞言，大驚失色道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吳主任現還等著捉人，教我拿什麼東西回去交代？」儀芙道：「那也沒法，他們業已回家，我也勢不能再拖他們出來，只可待下回有機可乘，再作道理了。」運同皺著眉頭，想了一想道：「你可以和我同去見吳主任嗎？」儀芙知道去時必無好面目，很不願意跟他去，自討沒趣，搖搖頭道：「拜煩你替我回復一聲吳主任，說我此番雖然失敗，日後決不辱命。今兒我實因身子累得很乏，恕不能陪你同去了。」運同無奈，一個人回轉偵探部，據實覆命，預料星幹得知，必然暴跳如雷，痛罵他辦事不力，自己要吃飯，只可挨他一頓臭罵。不意星乾聞報，半晌無言，呆呆出神了一會方說：「既如此也是我們運氣不佳，惟有隔幾天再候機會。想必你奔來奔去也累乏了，今天早些回去休息罷。」

運同聞言，頗出意外，心中暗暗納罕。回家想了一夜，終不明白主任有何用意。次日，星乾又派人把運同喚往偵探部，給他一包物件，密授機宜，教他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務須秘密，不可洩漏。運同領命，攜著包裹，徑去找尋儀芙。見面後即將星乾授他的密計，一字不易，轉授了儀芙，並將包裹鄭重其事的交他收藏。儀芙打開包裹，檢點一過，頗為滿意，應允運同即日依計行事，當夜便可下手。運同大喜，催儀芙同走。儀芙又將從前包、宋、鍾三人遺下的衣服檢出數件，將包裹加大，挾在肘下，和運同一同出來。兩個人談談說說，一路步行到國魂家門首，運同探懷取出日記簿，將門牌號碼抄上，教儀芙不可誤事，自己在某處茶館中等他回音。儀芙答應著叩門進內，壽伯等見了他，仍落落不甚理會。儀芙卻並不把他們的冷淡放在心上，依然一團高興，將包裹丟在桌子上嚷道：「笑話笑話，昨夜我家險些兒遭賊偷。一個賊已將房門撬開，恰被我起身小洩看見，一聲吆喝，他才逃之夭夭。可笑二房東一家數口，都和死人一般。那毛賊在他房門口經過兩回，他們始終沒聽得聲息。幸虧我一嚷，不然准得失些東西。他們這般疏忽，可把我壞嚇了，刻刻擔心，不敢將東西藏在那邊，恐被竊賊偷去。幸虧我也沒甚貴重的物件，這包衣裳，請曾君替我放在衣箱中寄存幾天，待我搬了場再拿回去。壽伯本欲拒卻，又恐儀芙因此懷恨。心想他只將衣包寄在我這裡，比不得邀我出去遊玩，料無妨礙，因道：「寄存可以，不過你這包裹又沒封鎖，敢放在我這裡，教誰替你擔負責任。」

儀芙笑道：「那有何妨。朋友知己，誰信不誰，還要什麼封鎖。」壽伯正色道：「封鎖雖不封鎖，暗記你也須做一個，彼此明來明往，免得後論。如若含糊糊糊，我只可推卻不受了。」儀芙笑道：「好認真。」一面將縛包裹的帶解開，交叉十字式係了，打了一個雙扣，笑說：「這就是我的暗記，你也可以放心了。」壽伯不言，從床底下拖出衣箱，開了鎖，將衣包塞入，重複鎖上，推回原處。儀芙看罷，心中暗喜。推說我還有別事，去去再來。眾人都都不理會，儀芙大踏步出來，自向茶館中找尋運同去了。這邊美良待儀芙去後，方對壽伯道：「他又拿什麼東西來寄在你這裡？何不打開來大家看看？」壽伯搖頭道：「你也太多事了，適才你沒聽得他說是衣裳麼，況他包裹上又做著暗記，何必再開他觀看，惹他疑心。」

美良道：「他那暗記，不是一個雙扣麼？這種結誰扣不來，我們務必看看他包裹內藏的什麼珍寶，也許有那話兒的表記。」說著向復漢等努努嘴。復漢等也都贊成，教壽伯開看。壽伯本不願意，此時聽了美良表記一句話，不知怎的，忽發好奇之心，便教楚雄在門口把風，休被儀芙進來撞見，自己拖出衣箱，重複開鎖，將包裹取出，美良接來放在台上，解開帶子，見包裡面是些棉夾袍褂，中間還有個小小藍手巾包，拿上手很為沉重，美良打開一看，大叫表記來了。眾人都把頭頸伸長著觀看，卻見小包中有三四副銀手鐲，五六根鍍金壓發，還有一隻玉釧。眾人見了都很詫異說：「這不像那人之物，很像是鄉下婦女的首飾，不知儀芙從哪裡得來，珍藏至今。」美良顛頭播腦道：「這還有甚疑義，那廝平日品行不端，誰不知道，一定是他在家鄉時相好婦女送他之物。」

話猶未畢，復漢又在包裹底下尋出兩件女衫，都是很闊的鑲滾，又長又大，近時已不多見。眾人看了，更信美良的話兒不錯。再翻下去，只有一柄手槍，數十顆子彈，其餘都是些舊衣服，並無一件值錢之物。壽伯看罷嘔氣道：「這些東西丟在垃圾桶中也沒人要，還值得鄭重其事的寄在人家衣箱裡呢。」正言時，房門口闖進一人，眾人冷不防都吃一怔，因房門口本有楚雄把守，不意楚雄在美良發現銀飾時也擠進來觀看，此時還未回防，有人進來，並未留意。幸得來者不是儀芙，卻是國魂。國魂見他們聚在一堆，問他們瞧什麼？美良對他招招手說：「你快來看，儀芙寄在這裡的好東西。」又將首飾衣服一件件指給國魂觀看，口中還帶著浪謔。眾人聽了，都笑不可仰。國魂鬥的想起一件事來，問壽伯他這些東西拿來有多少時候了？壽伯道：「才拿來不多一會。他說昨夜家中失竊，故而寄存我處。」

國魂又問他從前住在這裡的時候，你們曾否見他藏有這種物件？」壽伯道：「那卻不能仔細，因各人有各人的衣箱，哪一個去管他箱中藏的是何物件呢。」國魂叫聲不好，「你們休得上了儀芙的當，他也不是癡人，豈肯將情人送他的物件輕易交代你們，只恐還有別種作用。況他既說自己的衣裳，為何平時他愛穿西裝，包裹中盡是中國袍褂，而且太長大了，不像他自己之物。還有手槍子彈，乃是犯禁的東西。他既怕賊竊，便該留著防身，送來何故？此中未免不合情理，莫要他昨兒一計不行，今天又使第二種計劃來害人，這卻不可不防的。」壽伯被他一句話提醒，也覺得儀芙的舉動，大是可疑，心中頗為害怕，對國魂道：「可惜你適才不在這裡，我卻沒料到這一著。現在我已將他的包裹收下，如何是好？」

國魂想了一想道：「不妨事，幸虧發覺得早，你們若不開看，糊裡糊塗的放在箱內，可就壞了。此時不如把來丟在對弄空屋中，橫豎那邊也是我們自家的產業，鑰匙都在這裡，鎖著門料不致遺失，萬一所料不實，儀芙來要時，可說因箱中堆放不下，故而藏在那邊。只消不散失他的東西，料他也不能和你為難。就使失了什麼，好在我們大家都看見了，幾件東西，值不了多少錢，就賠償他何妨。」壽伯聽說，點頭稱是，仍教美良照原式包好，交叉十字條上帶，打了個雙扣，交給國魂，拿鑰匙鎖在空屋裡面，眾人方得定心，都猜度不出儀芙送這包裹來怎樣害人。楚雄神經最敏，第一個開口說：「我明白了，一定那柄手槍內裝有自動機關，到了三更半夜，機關發作，這管槍能自己跑出箱來，一個個將我們打死。曾見一部外國小說中有這段故事。儀芙看書最多，或者被他研究出書中奧竅，做而行之，也未可知。」

眾人都笑他說夢話，楚雄自以為所料一定不虛，你們晚間靜聽空屋中槍聲罷，彼此紛紛議論，到上火時分，獨不見有甚意外舉動。儀芙也不再來，壽伯以為國魂杯弓蛇形，自惹疑障，寄存物件，原是極平常的事，豈有什麼惡意，便是眾人也漸將這件事忘懷。談家僕婦鬧出晚飯，美良知道壽伯新買了瓶三星白蘭地，教他倒一杯出來，大家輪流呷呷。壽伯初還不允，經不起眾人相強，只得拿出酒瓶，斟上一淺杯，自己先呷一口，遞給美良，彼此輪流呷著。才呷得一圈，就聽得外間有人叩大門聲響。美良說：「一定是儀芙來了，我們四個人只有一杯酒，莫讓他進來擊了蟹腳去。」吩咐娘姨出去開門，若是尤先生，可告訴他我們同你家少爺都出去了，教他明兒來罷。」娘姨答應著出去開門，眾人依舊傳杯歡飲。忽聞一陣腳步聲，娘姨引進四五個人來。為首兩個乃是外國人，娘姨手指著眾人道：「這便是曾、李、胡、吳四位先生。」

那兩個外國人聽了，對他四個人渾身上下打量一番，露出遲疑不決的模樣，回頭對他同來的三個中一個短小精悍的說道：「可就是這四個人嗎？」那人口操著北音答道：「正是。」外國人聞言，便向壽伯等揮手，令他們站出來。壽伯等不知就裡，不敢不依，一同離席，外國人教他們站立一旁。又向同來兩人使了個眼色，那兩人驀地從身畔取出兩副手鎗。外國人從旁幫忙，將四人鎖作兩串。不但四人吃驚，連娘姨也大驚失色，意欲奔進去向國魂報信，被一個外國人擋住門口，不許她跑開。教一人守著壽伯等四人，其餘三個便開箱倒篋，大肆搜尋。有幾隻加鎖的衣箱，也向他們要出鑰匙。一一開看。壽伯此時，已知是儀芙包裹的作用。美良等也都明白，深幸國魂見機，先事預防，不然被他們將這包東西搜去，不知還有什麼重要關節，故他們起初雖不免有些恐懼，這時反覺泰然，看這班人東尋西搜，外國人只顧搖頭。那操北音的人，卻十分著急。這外國人講得好一口中國話，對他說道：「這裡沒有憑據，你別要弄錯了。」

那人爭辯道：「決不會錯，一定在一隻衣箱裡。」外國人令他自己搜尋，他逐一尋過，也沒有尋出什麼，急得滿頭是汗，說也許移到屋主人的房中去了。外國人笑道：「現在由你，尋不到再和你講話。」當下便教娘姨引路，和那人同到裡面國魂房中。國魂此時恰在上房和他娘同妹子一起晚膳，房中無人，盡他們大搜特搜。搜索多時，仍無所得。那人意欲上樓尋覓，外國人不依道：「我們只奉命逮捕姓曾的等四人，沒奉到搜尋姓談的住屋的命令。在此尋覓，已不免違法，焉能再搜別處。」那人無奈，只得重回外房。恰巧國魂樓上吃罷飯，還不知下面鬧出了事，興匆匆的奔下樓來，想和壽伯等講話。一跨進房門，就被他們扣住，國魂不知所以，又見壽伯等四人都上著手鎗，益發吃驚不小，兩眼呆望著他們，張口結舌，一個字都說不出口。壽伯恐他誤會，意欲將頭裡情形告訴他知道，才一開口，就被外國人喝住，教他不許做聲。壽伯不敢多言，兩個外國人互相商議了一會，也不再搜別處，就押著他五人一同出來，門口還幾個巡捕把守著。外國人派兩名華捕留下守門，其餘簇擁著五人向巡捕房而去。這邊娘姨飛報上樓。談老太太得知，驚得幾乎發昏。漢英也不知他兄長和壽伯等被捕為何故，因國魂沒有把儀芙寄衣包這件事向他妹子談起，故而全不知道，還疑是從前黨案嫌疑，政府行文捕房拿他的，明知凶多吉少，心中好不擔憂。又因老母只有他哥哥一個兒子，若知他因反對政府被捕，深恐老人家急壞了身子。自己心內雖然著急，口中還不住安慰老母不必憂愁，說大約曾君等在外間惹了什麼禍，帶哥哥前去做見證，決不妨礙的。談老太太聽說，不禁老淚雙拋道：「都是你哥哥平時忒愛交朋友的不好，不然在家念唸書，也不致受人牽累了。姓曾的這班人，究竟是什麼好朋友，成年的養在家裡，請他們吃飽了飯不算，還要鬧出禍來，累及我兒。往日我勸他不必胡亂招人來家，他不肯聽我的話，現在當真鬧出亂子來了。他六歲喪父，我將他拖到成人長大，也很不容易。倘有三長兩短，教我還有甚麼心緒再生人世。」說罷大哭。漢英也禁不住流淚道：「母親休得悲傷，哥哥平日待人和氣，外間沒有冤家，此去決無妨礙，讓女兒親自到巡捕房去探聽消息便了。」

老太太含淚命她須要小心，不可造次。漢英諾諾連聲，回房換了衣裙，下樓出門。不意門口有兩個巡捕把守，不讓她出去。漢英好生著急，又不敢將此事告訴老母。只可躲在樓下，不敢上去。走到廚房中，恰巧廚子和娘姨議論著這件事，見她來了，頓時住口不言。漢英見了他們，心生一計，悄悄向廚子說：「適才我出去，門口巡捕不放我走，你可提一把鉛壺，充作泡水出去，料巡捕不致阻擋，到了外面，你可把鉛壺寄在別處，往巡捕房去打聽打聽，少爺和曾先生等究為什麼事被捉的，趕快回來告訴我知道，不可有誤。」廚子領命，拿把鉛壺出去。漢英便在國魂臥房中等候回音。廚子走到門口，巡捕又上前攔阻。廚子說我去泡水，馬上就要回來，為何不放我走路。巡捕回言，我們奉命守在這兒，不許有人出入，豈能放你出門，廚子笑道：「我去泡水，乃為沖茶之用，裡面茶水一滴都沒有了。照這樣子，豈不要把我們一家人活活渴死麼！既然你認真辦公，我也不願意妨礙你的公事，橫豎老虎灶離此不遠，請你替我去泡一壺水，我在這裡代你守門，豈不兩便。」

巡捕聽說，不覺笑了，讓開一條路，喝聲滾罷，廚子大笑著出來。轉了一個彎，將鉛壺丟在一家熟識的小店內，奔到巡捕房門首，探頭望了一望，見裡面靜悄悄的，一些看不出什麼動靜。意欲走到裡面去問問，又覺有些膽怯，深恐走了進去，就走不出來。正在進退維谷的時候，被一個門崗巡捕瞥見，喝問做什麼？廚子硬著頭皮上前，對他拱了拱手，又不敢開口就向他打聽主人的事，想另找一句話頭，一時竟無話可說，啞啞半晌，始說：「對不起，請問一聲，這裡可是巡捕房嗎？」那巡捕聽說哈哈笑將起來道：「你這人莫非是個瞎子，這裡是巡捕房，誰不知道，還用得著問信嗎？」